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

且說夫婦拜堂之後，男女俱沒安著好心。皆因路素貞見馮淵，很不高興，她心想抓一個錯縫子，得便把他殺了。馮淵看姑娘那個樣兒，明知姑娘不喜歡他，馮淵反笑臉相陪過去，一躬身到地，說：「小姐，鄙人姓馮，我叫馮淵。我是久侍王爺當差的，不料與王爺失散，若非王爺上寧夏國，我也不能到此，你我總是姻緣。若非月下老人把赤繩繫足，你我焉有夫妻之分。今天白晝，看見小姐武藝超群，可算是女中魁首，你我成就百年之好，我還要在姑娘跟前領教，習學武藝，不知姑娘可肯教導於我否？若肯教導於我，我就拜你為師，實是我的萬幸。」姑娘一聽馮淵說話卑微，心中又有幾分回轉，暗道：這個人，雖不如那個相公，性情卻柔和，看他這般講話，要找他的錯處只怕有些難找，真要了他的性命，自己又覺心中不忍，不如我就認了我這薄命就是了。此時就有些回嗔作喜，說道：「相公請坐，何必這等太謙。」馮淵說：「我非是太謙，因見姑娘這身本領，慢說婦女隊中，就是普天下之男子，也怕找不到一二人來。鄙人不敢說受過名人指教，馬上步下，高來低去的，□八般兵器，我也略知一二。攔著王爺府的那些人，誰也不是我的對手。現在遇見姑娘半合未走，撒手扔刀，我糊裡糊塗就躺下了。」姑娘聽到此處，「噗哧」一笑，說：「要是動手一糊塗，焉有不躺下之理。」馮淵說：「還有一件事要請姑娘指教。你與我那朋友交手，是什麼暗器？我連看也沒有看見，他就躺下了，人事不知。使暗器的，我也見多了，總沒見過這宗暗器。」馮淵苦苦的一奉承，姑娘要殺馮淵的意思，一點都沒有了。再說馮淵品貌，不一定是醜陋，無非不如盧珍。姑娘聽問暗器，也就和顏悅色站起來，說：「郎君要問我那暗器，不是奴家說句狂話，普天下人也沒有。那是我師傅給的。」馮淵說：「你師傅是誰？」姑娘說：「我師傅不是男子，是我乾娘。我乾父姓范，叫范天保，外號人稱閃電手。除非你，我也不告訴。我乾娘是我乾爹側室，把本事教會我，又教我的暗器，她是專會打流星。她有個妹子，叫喜鳳，我這本事，也有她教的。她替我求告我師傅，把我師祖與我師傅護身的那宗寶物給我。先前我師傅不肯給，我又苦苦哀求，方才把這宗東西給了我。」馮淵問：「是什麼東西？」姑娘說：「五色迷魂帕。就是一塊手巾帕，拿毒藥把手帕煨上，有一個兜囊，裡面裝著手帕，手帕上釘著一個金鉤，共是五塊，五樣顏色，不然怎麼叫五色迷魂帕。這個鉤兒在外頭露著，我要用它時節，拿手指頭掛住鉤兒，往外一抖，來人就覺得躺下了。可有一件不便，要使這物件的時候，先得拿臉找風，必須搶上風頭方可，若搶不上風頭，自己聞著，也得躺下。」馮淵一聽，連連贊美不絕，說：「姑娘，你把這東西拿出來，我瞻仰瞻仰，這可稱是無價之寶。若要是這藥沒有了，你可會配？」姑娘搖頭說：「師傅給我這東西時候，永遠不許我用錯，非是看看待死，至急至危，方許我用它。使它一回，我師傅損壽五年。緣故是配這藥裡有個未出娘胎小孩子，還得是個小子，用他腦髓和他那個心，這兩樣為君。群藥倒不要緊，無非就是貴，總可以買出來。這心和腦髓難找，不定得幾條人命。開婦人膛一看，不是小子，白費兩條性命，不然怎麼不叫我使用！今天我上廟，在家裡就聽見信，說把勢場打架的人扎手，我方帶上，可巧用著此物了。」馮淵說：「唔呀，唔呀，這個真是寶貝！拿來我看看。」姑娘此時想著與他是夫妻，與他看看有何妨礙，過去把箱子打開。馮淵此時說熱，搭訕著就把長大衣脫了，就看見大紅幔帳，綠緞子走水帳簾被金鉤掛起，裡邊衾枕鮮明，異香撲鼻，帳子上掛著一口雙鋒寶劍，牆上還掛著一口刀。馮淵先把兵器看準了地方，用的時節好取。素貞一手將帕囊拿出來，說：「郎君，可別鬧那個氣味。」馮淵見物一急，順手一搶，姑娘往回一抽手，身子往後一撤，雙眉一皺，說：「啊，郎君莫非有詐？」馮淵方才醒悟，接得太急。趕著賠笑說：「你我這就是夫妻啦，至近莫若夫妻，有什麼詐？你也太多心了。」姑娘說：「別管多心不多心，你等著過個月期，成親後你再看看罷。」說了奔箱子那邊去，馮淵涎著臉說：「我偏要瞧瞧！」剛要追姑娘，素貞早把這宗物件扔在箱子裡，拿了一把鎖，「咯噔」一聲，就把箱子鎖上。回手一推馮淵說：「我偏不叫你瞧。」馮淵一閃，說：「不叫我看，我就不看了。」外頭婆子說：「天快三鼓，姑老爺該歇覺罷。」馮淵說：「天不早了，該睡覺了。」姑娘點頭，自己解妝，簪環首飾全都除去，拿了塊絹帕把烏雲攏住，脫了長大衣，解了裙子，燈光之下一看，更為透出百種的風流。要換了浪蕩公子，滿懷有意殺姑娘，到了這個光景上，也就不肯殺害於她。焉知馮淵心比鐵還堅實。姑娘讓馮淵先睡，馮淵讓姑娘先入帳子。姑娘上牀，身子往裡一歪，馮淵這裡「撲撲」，把燈俱都吹滅。姑娘說：「怎麼你把燈都吹了？我聽說，今天不該吹燈。」馮淵說：「吹了好，我素有個毛病，點著燈我睡不著。」姑娘說：「我聽說不利。」馮淵說：「這叫陰陽不忌百不忌。」說著話奔到牀前，一伸手拿住劍匣，就把寶劍摘下來，往外一抽。姑娘是個大行家，一聽這個聲音不對，問道：「你這是作什麼哪？」馮淵並未答言，用寶劍對著姑娘那裡，一劍紮將進去。姑娘橫著一滾，這劍就紮空了，然後姑娘伸一腿，金蓮就踹在馮淵肩頭之上，踹的馮淵身子一歪。姑娘趁著這時，跳下牀來，先就奔壁上摘刀。馮淵又是一劍，姑娘閃身躲過，總是姑娘自己屋子，別看沒點燈，地方總是慣熟，摘刀往外一抽，口中說：「了不得了，有了刺客了！」外頭婆子說：「頭一天怎麼就打著玩哪。小姐別嚷了，頭一天看有人笑話。」姑娘又嚷：「不好了，有了刺客了，快給大爺送信去罷。」馮淵見姑娘亮出劍來，明知不是她的對手，一啟簾子，跳在外間屋中去了。迎面有一個婆子喊道：「姑老爺，這是怎麼了？」這個「了」字未曾出口，早被馮淵一劍砍死。姑娘也打裡頭屋內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好野蠻子，你是哪裡來的？把姑娘冤苦了。」

馮淵躡出屋門到院中，忽見打那邊躡過一個人來，口中罵道：「好小輩，我就看出你們沒好心，果然不出吾之所料。賈大哥，我們把他拿住。」馮淵一看，原來就是賈善、趙保。方才說過，賈善、趙保外頭說話去了。原來趙保不死心，把賈善拉到外面商量，說姑娘要嫁他。賈善說：「這可不行了，生米煮成熟飯了。」趙保說：「我有法子，只要哥哥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賈善問他怎麼個主意。趙保說：「你與我巡風，我等他們睡著，我把馮淵一殺，姑娘就是無夫之婦了，我要再說她，豈不就容易？」賈善說：「也倒有理。」兩個賊人商量好，就這麼來到姑娘這院內，正遇馮淵殺婆子。兩個賊人一聽詫異，往東西兩下一分，忽見馮淵打屋內躡將出來，趙保趕將上去，罵聲小輩，擺刀就刺。賈善也就趕將上來，用刀就紮。馮淵本領有限，手中使著又是一口寶劍，尋常使刀尚可，如今使寶劍又差點事情。拿賈善、趙保倒沒放在眼中，怕的是姑娘出來。幸而好姑娘這半天沒出來。是什麼緣故？姑娘聽外頭有賈善、趙保的聲音，料定二人把馮淵圍住，在院子內動手哪。高聲喊道：「哥哥，可別把刺客賊人放走。」立即拿鑰匙開了鎖，打開箱子，取五色迷魂帕，因這麼耽誤些功夫，總是馮淵命不該絕。馮淵無心與兩個賊人動手，躡出窗外，撒腿一直往前邊跑來，打從上房後坡躡上房去，躍脊躡到前坡，奔西廂房。剛到外書房院子，就聽喊聲大作，見從書房裡頭，頭一個是路凱，第二是崔龍，第三個是盧珍拿著刀，緊追兩個人出來。馮淵叫了一聲：「盧大哥，隨我來。」仍是躡房躍脊，出了大門之外，一直向南，前邊黑霧霧一座樹林。馮淵穿進樹林，走了□數步遠，不料地下趴著個人，那人一抬腿，馮淵「撲咚」就倒在地，那人擺刀就刺。要問馮淵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再表。